

卉卉

喻莉娟◎著

寒冷的风吹醒了我，我轻轻地挪挪身子，
碰倒了脚下的烘笼，这才回过神来：
不是在家里的床上睡觉……

卉卉

喻莉娟◎著

寒冷的风吹醒了我，我轻轻地挪挪身子，
碰倒了脚下的烘笼，这才回过神来：
不是在家里的床上睡觉……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卉卉 / 喻莉娟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 - 7 - 5108 - 4843 - 8

I. ①卉… II. ①喻…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8105 号

卉卉

作 者 喻莉娟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 jiuzhoupress. com](http://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 jiuzhoupress. com](mailto: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6.5

字 数 24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8 - 4843 - 8

定 价 49.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喻莉娟出版著作

文学作品

1. 《水灯载去我的祝福》
2. 《风流草》
3. 《喻莉娟小说散文集》
4. 《“崖窝”——喻莉娟中短篇小说选》

理论专著

5. 《文学欣赏艺术》
6. 《心灵的行走》
7. 《公文写作实务》
8. 《公安写作100问》
9. 《公文写作技巧》
10. 《公安文书写作》
11. 《公安实用写作》
12. 《中华传统文化读本》
13. 《新编公安写作一百问》
14. 《公文写作要义》
15. 《记叙文入门劲射》

..... 目录

一、守夜	1
二、去敬老院	12
三、破四旧	15
四、我们家	25
五、百人大会	36
六、我的小学学习生活	47
七、过年	68
八、窗外鬼影	84
九、电影院混票	91
十、串联	95
十一、食品站长	112
十二、捡骨头	118
十三、麻王洞	122
十四、偷回来的书屋	126

十五、爸爸们的“五七”干校	134
十六、忧伤的笛声	164
十七、赶羊子上遵义	170
十八、复课	185
十九、“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210
二十、可怜的美丽女人	217
二十一、不能上学的小琴	227
二十二、黑狗,妈给你找媳妇来了	235
二十三、“你的书拿倒了”	242
二十四、准备上山下乡	248

一、守夜

寒冷的风吹醒了我，我轻轻地挪挪身子，碰倒了脚下的烘笼，这才回过神来：不是在家里的床上睡觉，是在新华书店门外的一大堆木头上。我们在这里守大字报，不知怎么就睡着了。这才觉得背痛、脚麻，睡的都是些圆木头，虽说下面垫有一些大字报，可一点作用也没有。我伸了伸脚，坐起来，拨弄我的烘笼。里面的火还有一点，可能很难维持到天亮。大家都睡得很死，只有风吹大字报哗哗的声音，隐隐约约可见被风吹起的大字报在翻飞。

没有一点灯光。

我们这里没有水电，火电电力不足，电灯只有一条红丝线，有时就纯粹是个摆设。这时候，路灯早已熄了。十点半钟，全县唯一的宣传工具，县广播站的广播结束，接着就是熄灯。看着一片漆黑的街道，沿街一排排黑乎乎的大字报专栏，不时飞起的大字报在昏暗中闪出一道黑亮的光。我害怕了，推了一下旁边的小琴。她吭了一声，又睡了。

今天，小琴告诉我，张因她们在讨论看护大字报的事，说是要来守夜，不让我们年龄小的来。前几天夜里，总是有大字报被撕，有人搞破坏。要抓住这个人，可能还有一场战斗。看护大字报，是这一代年轻人的责任。我们两个是自己来的，有战斗我们也要参加。他们也没法，人都来了，只好让我们两睡在他们的中间。有他们几个大的在外面，我们也就

踏实。

大家都睡着了，是不是有坏人出来？我想去看看。拿出电筒朝远处照了照，没看到什么。手电筒的光一下照到街对面的大字报上，一幅漫画，一个人正拿着一棵绳子往脖子上套，伸出长长的舌头，红红的，我觉得他就要走下来了，实在可怕。上面还有一句话：“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何清死有余辜。”何清这个名字我知道，是个吊死鬼，我在前天见过的死人。

前天从学校出来，一手、一脸、一身都是墨，这是在学校写大字报弄的。我从来没有写过毛笔字，学校没有要求我们写，说是要四年级才要求写，我们三年级的，只要求写钢笔字。但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红小兵就是要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没写过也要写，就像写钢笔一样地写。我找了一篇传单，上面的标题是“打倒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抄了半天，才写几个字。只好找小琴、母儿他们一起来抄，最终还是分着把它抄完了。抄完后再把三人抄的剪下来，贴在一起，尽管像瞎子补的衣服一样的皱，我们还是写完成了。大家看着一脸一身的墨，非常高兴总算完成了一件大事，我们也能写大字报了。

完成了一天的学习任务，刚出学校，见好多人在跑，说是那边有人吊死了，大家去看看，我们也跟着冲去看。跟着人流跑到了，在电影院旁边，一个低矮的小木房外，围了许多人。我觉得很奇怪，这里有间房子，还有人住，我们经常来看电影，从来未发现。人很多，在那里嚷着，有人说：“把他放下来！”人是在门背后吊死的。大人们说，也不知是怎么搞的，这么矮的地方也能吊死人。要死什么地方吊不死。昨天不是还看见他好好的，为什么要死？可能是有什么问题。会不会就是门外墙上大字报写的问题？问题不大不小，他家有人在台湾，大字报上面写着“里通外国”。被写大字报的人多了，他为什么要死？那就不一样了。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我挤到前面看大字报，他的确是坏人，上面写着，他有好多信件，都是从台湾来的，前天抄他的家，抄出来的，这样的坏人该死。现在，他就摆在那里，大家都围看，也没人管。其实，他是不是已经死啦？

也许还没有，我想过去看看。现在只能从人缝里看到他的身体，没什么可怕的，就是一个人睡在那里。我还是害怕，我从来没有见过死人，更不要说吊死的人。说是吊死的人舌头要长长地拖出，脸是乌的，可怕得很。我和小琴、母儿，我们三个商量，大家一起过去看，谁也不许走在后面。刚走两步，小琴不走了，她害怕，不看。我们怎么说她也不去。最后我和母儿一起挤进人群，走近看了一眼。其实也没什么好怕的，就跟睡着了差不多，根本没有伸舌头出来，只是那张脸是铁青的。为什么不送去医院抢救，也许还没有死。也没有看见他家的人，没人来管他。我们看了一眼，赶快走开。大家看了一阵，也纷纷走了。人越来越少，我们也赶快回家了。后来是怎么处理的我也不知道。

今天晚上在这里，又看到这个吊吊鬼的大字报，我想他可能还在那里躺着没人管。我越想越害怕，赶紧挤到小琴的背后，想赶快睡着。哪里睡得着。只有叫醒小琴。小琴听我说对面有吊吊鬼的大字报，要我用手电筒照给她看，她这次一点也不害怕。她看了吊吊鬼的大字报，突然对我说，不好，我看见前面有个人在那里！在哪里？我急着问。就在前面一个大字报专栏的下面。我们赶快叫醒了母儿和张因他们。大家一听我们说的情况，都紧张起来，一个个都是一副参加战斗的样子。夜黑黢黢的，隐隐可见大家严肃、紧张的脸在晃动，听得见的是大家的呼吸声和风吹大字报飞起的哗啦啦的声音。张因他们商量后，决定全体出动侦察。她对大家说：“大家把烘笼都放在这里，带好电筒，跟我走，听我的命令。”

我们紧张地、蹑手蹑脚向前走，完全是一副侦察兵的样子。很快我们接近了目标，看清了对象。的确是一个人在那里，靠着墙根躺着，他好像是发现了我们，站起来，整理东西，很快提着个袋子，要走的样子。张因小声地告诉大家：“跟着他！”

我们悄悄地走在他后面十多米的地方。我很害怕，我们尽管人多，也不一定打得赢他，他提的包里还不知有什么东西。我不敢想下去了。小琴可能也这样想，她悄悄地问我：“我们不去了好吗？”母儿走过来说：“不用怕，跟我在一起！”我们跟着目标向前，不知他要做什么，但有一条能

够肯定，他的事一定与大字报有关，他总是在大字报边上转。张囡好像了解我们，走过来对我们说：“你们走在后面，离我们远一点，看到有什么情况，赶快回去叫人。”我们去叫谁呢？我不知道，到时候再说。

这时候，前面出现了情况，目标开始行动了。他在撕大字报！大家都有一种胜利的感觉，这算是找到破坏的人了。这时候，张囡压低嗓子说，不要慌，大家听我的，我们再靠近一点，一定要在现场抓住他。大家趴在地上爬着，屏住气爬了几步，离目标已经很近了，目标正抓着一块飞起的大字报，张囡一声喊，起！大家迅速爬起，七八只电筒一起对准目标，“不许动！”“你干什么？”这个人用手挡在头上，挡住电筒的强光，手上还提着一大块大字报，大声叫道：“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一边唱一边舞着。大家这下傻了，原来是疯子申孟山。几个男生上前去，取下他手中的大字报，“孟山，你搞哪样！以后不准来撕大字报，听到没有？”“我要结婚了！结婚啰！”申孟山手提大字报，边跳边晃着脑袋。张囡说：“母儿，你叫三个男生把他送回去，告诉他们家人，不要让他再出来了。其他的人我们继续去查看。”她是在下命令。

我们走了一圈，没发现什么新情况，又回到新华书店门口的那一堆木头上，坐着，拨弄各自的烘笼。虽然已经立春，晚上在外面还是很冷。这里的人有提烘笼的习惯。一进入冬天，小学生都提一个小竹笼，里面放一个砂钵，装上些柴灰，埋上一小堆炭火，可以管四五个小时，上学随时都有火在身边。它给孩子们增添许多乐趣，可以在里面烧小红苕、小洋芋，爆黄豆、苞谷花。有时老师在上课，下面的烘笼里正忙呢，烧各种小东西的香气不断窜出，不时还会有豆子爆炸的声音，像一声冷枪响起。老师一生气，就把火笼给甩出去。常常出现教室门口摆着一排烘笼的情景。我刚来的时候还不习惯提烘笼，觉得上学提着个火笼，多难看，我是不会提呢。这里其实并不冷，还没有省城冷，在省城我从来也没看见有人提火笼。后来看着大家提的烘笼里，能弄出许多好吃的东西，也要求妈妈买一个来提。现在烘笼里没有多少温度了，今天在这里太晚了，没法回家加炭，眼看里面的火就要没了，一点火星，没有热气，这时才觉得全身上下

都是冰凉的。我们把几个烘笼的火都集中到一起，大家挤着围在一起还能解决一点问题。

母儿他们送申孟山回来了，大家还谈疯子申孟山。母儿说，申孟山的事，我清楚，你们不要看他现在是这个样子，他以前是一个大学生，在我们县大学生那时候是屈指可数的，稀奇得很。他上大学时和一个女生好了，两个人准备结婚。毕业的时候，女的找到孟山说，我们分手吧。孟山一下懵了。说你什么意思，怎么会好好的，说分手就分手。女的说，不干了，就因为你家出身不好，现在不都在搞阶级斗争，我不想成为斗争的对象。申孟山没有话说，就呆坐在那里，一夜就疯了。那女的就找人把他送回来，孟山怎么也送不走，说他还要准备结婚，哪里也不走。最后没有办法，是把他捆在一个担架上，用一辆货车送来的。听送来的人说，那女的是和一个军官好了，叫他家的人不要去自找麻烦了。你们不知道孟山疯归疯，其实有根神经还没有疯，他在大学是学设计的，现在他还会搞设计，画了很多图纸，画得真好看，当然是很规范，很专业咯，我亲眼见过。

母儿还在绘声绘色地说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我靠在木头上睡着了。等我醒来，天已蒙蒙亮了，我突然觉得裤子下面怎么是湿的，不好，怎么把尿尿到裤子里了。我很不好意思，一摸木头都是湿的，趁天还没有大亮，赶快回家吧，要不天亮了就走不了啦，别人看见会怎么说。我拉上小琴悄悄提着烘笼回家了。

我很快回去换了裤子，拿上浆糊又回去把申疯子撕下来的那张大字报贴上去补好，正准备上学，遇到几个从学校回来的同学，他们说今天老师不上课，老师要开批判会。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不上课了，大家一阵地兴奋，准备出去玩。我赶快回去睡觉，昨天就说好的今天晚上还有任务。

晚上，我们又去守大字报。我知道这时候正好是十点半，因为广播里正传出播音结束的声音：“凤山人民广播站，今天的第三次广播到此结束。”广播里传出既不完全普通话，也不完全是本地话的声音，可那声音很好听。我们平时就爱学这种声音，大家以此为荣。街上那鬼火一样的路灯接着也熄了，我们正好走到新华书店的那堆木头那里。“我们今天不

能再睡觉了，要出去到处走走多去看，不要让大字报被人破坏了才发现，今天又有好多新的大字报，不论是新的还是旧的大字报都要保护好。”头领张因下命令。母儿说：“申疯子不会再来了，我们已经给他的家人说好了，再出来抓住就是反革命，我们就要把他交给造反派。”“他不出来还有别的人出来，我们要提高警惕。今天分成两个组分头走，我带一个组，母儿带一个组，集合地点就是这里。”我、小琴和母儿在一组。大家在木头上坐了一会儿，大约十二点的时候我们分头开始巡查。

天很黑，没有一点灯光，更见不到一个人。我们组五个人，我和小琴两个女生，其余三个男生都比我们大，我们心里也踏实一些了。我们手牵手在大街上走着，因街道窄我们一排人就把整个街面排满了，这时早就把男女生平时的规矩忘光了。平时男女生一般情况是不说话的，更不能牵手。这时大家牵着手有了很多安全感，我们肩并肩走着，神态就像英雄就义一样，没什么好怕的。走着走着，我突然看到前面有个人影，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左右边的小琴和母儿。很快大家都看到了。那人离我们约二十米，走得比较快，拿着电筒，电筒光时隐时现的。大家一下紧张起来。母儿是组长，大家都看着他。他严肃地对我们说：“阶级敌人越来越猖狂，我们今天一定要当场抓住他，大家不用怕，到时候一起上，我们五个人还对付不了他一个？现在我们分开走，不能再走成一排。”我们分散着向前走，很快就要追到他。他并没有关注两边的大字报，只是走路，电筒光时隐时现。在离他还有十多米的时候，母儿他们扑在了地上，匍匐前进，我和小琴也学着那样匍匐前进。大家都很紧张，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事。小琴悄悄对我说：“我要拉尿，不行了。不行，我已经尿了。”她小声地对我说。“尿了就尿了，管它的。”我安慰她说道。这时，那人好像有些察觉，转过头来看看，又加快脚步走。她又转过头来了，我们五只雪亮的电筒一下射向了她的脸。她用手挡着眼睛，这下我们才看清楚是个女的。“是哪样人，这么没有礼貌！搞些哪样？”“你是什么人？干什么的？”母儿不管她，一副盘查的口气。“我是粮食局上夜班的，回家。今天是怎么的，刚才遇见了一队娃娃，现在又遇见一队。你们是吃饱了没事干，还是什么！”我看清楚了她就是住在我们人委大院的殷阿姨。我很不好意思。

思，只是庆幸因我们的电筒光亮，她没看见我。要不然我怎么对殷阿姨说。我们的巡查就这样结束了。

过了好久，我们几个在一起的时候大家还在笑小琴，会把尿尿在裤子里。好在他们不知道我头一天晚上的情况。

其实，守夜，只不过是娃娃们自己想出来的花样，我们只是看着大人们疯狂的活动觉得十分好玩，想找点事参与进去而已。

但大人们的事，其实我们既不懂，也无法参与进去。

比如说，近来街上头戴钢盔手拿钢钎的人多了，他们一般都是成队成队地出没，一脸的威风，做大事的样子。我们常跟在他们的后面看阵势，觉得热闹得很。他们两军对垒，相隔二三十米，每边有几十个人开战。今天的两边，一边是造反派——“4·9”派，他们多是县农具厂、水泥厂的工人；另一边是保皇派——“1·25”派，他们多是干部、职工。一边一个台子。“4·9”派一开始就冲上去一个彪形大汉，大喊“1·25 保皇派！”“1·25 糟得很！”然后起头唱歌：“革命，预备唱！”接下来是声如洪水的歌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谨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这是毛主席语录歌，是当时人们最有用的语录歌，也是人们最爱用的口头禅。

接下来“1·25”派冲上去两个彪形大汉，要从阵势上压倒“4·9”派，领头高喊：“1·25 好得很！”“1·25 革命派！”然后也起头唱歌：“老子革命，儿接班，预备——唱！”下面的几十个人一齐很有节奏地唱：“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党儿批判，要是革命就跟着毛主席，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然后是口号“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双方此起彼伏，阵势越来越大。接着两边都用上了大喇叭，喇叭里喊什么，我们也听不清楚，只觉得双方的声音都是愤怒，拿着话筒在声嘶力竭地叫，越说越激烈，说着说就有人冲下去，指着对方大声说。围看的人很多，我们看也看不到，听也听不着。我们想找一个高的地方看，看到好多房子的楼上、墙上、高台上都站满了人。没办法，只有拼命往前挤，我们只有挤

到最前面，才能看见。“这几个小孩，你们挤什么，一会儿踩着你们，快回去！”有人在对我们说。我们不管，只顾挤，终于挤到了最前面，看到了最精彩的一幕：一个大个子男人，头戴藤编钢盔帽，一身的劳动布衣服，左手臂上的红袖套上印“造反派”三个大字，上面还有一排小字是什么看不清楚，紧紧握着一根一米多长的钢钎。与他相对的另一个男人，他很精干，戴的是钢盔帽，一身旧军装也戴一个红袖套，上面的大字也是造反派，小字也看不清楚，也有一根钢钎手中握。两边骂开了，“老子革命的时候，你小子不知还在什么地方屙尿呢，你闹什么闹！”“你小子算什么，谁不知道你在部队被处分过，现在跑到这里来假革命，真保皇？算什么东西！”“你骂我？”“就骂你，保皇派，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老子今天让你骂！”说时，钢钎就飞了过去，两人打起来了。很快台上台下都打起来了。双方打开了，围观的人纷纷撤去。我们也赶快跑，这可不是踩不踩到的问题，搞不好会出人命。我们终于跑到母儿家外婆的楼上，就在街面上，远远地可以看见他们打斗的情况。穿劳动布衣服的是工人阶级的“4·9”派，穿军装的是干部、职工的“1·25”派。阵势很大，不断有人受伤被抬着、扶着回去，有的包着头还在打。最后，穿黄衣服的人越来越顶不住，阵势撤退了。“工人阶级”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们在那里欢呼。一场战斗大概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看着很精彩，也很害怕，那么多人抬出去，也不知道是否有人被打死。

经过一场战斗，一连几天街上的人少了很多，慢慢地又恢复了平静，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听说那天有人被打死了。双方都有死的，谁也找不着谁。

但平静没有好长的时间。这天，大操场上，一队人跑过来，前面旗子上写着“鹰击长空战斗队”，两个人抓住我县最大的走资派杨晓扶，两个人一边一个反手抓住他的手，推着从县委大院里出来。这时候，另一面又过来了一队人马，他们的大旗上写着“杀气腾腾战斗队”。

看见杨晓扶，四五个大汉冲过去，一下就抢了起来。一阵的混战。结果是两派在争斗走资派，一派抓住杨晓扶的一只手，都使劲地往自己的一

边拉。那时的杨晓扶一脸的痛苦，也不知道往哪边靠。两边使劲拉，突然杨晓扶大哭起来，这是个一米八大个的北方汉子，南下干部，县委书记。他哭着说：“你们哪边都可以抓我去斗，我都愿意，你们不能这样抢呀！你们这样，我要被撕裂呀！”两边的人都一齐喊：“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不要听他的花言巧语，不要让保皇派把他抢走！”两边抢，就像是在拔河，只不过中间不是一根绳子，而是一个人，再这样拉下去，中间的杨晓扶不被撕成两半才怪！这时，不知为什么鹰派一边突然失了手，杀派得到了杨晓扶，一副胜利者的神态，还在高喊“鹰派，保皇派！鹰派，保皇派！”“杀派，你们把走资派抢去保护，你们才是保皇派！”“杀派，保皇派！”两边打开了口号大战。

天已经黑了，那鬼火一样的灯亮了，这回却不像鬼火一样。县委礼堂外面大坝子的两边搭着台子。杀派的推着杨晓扶跑过来，站在台子下，上面一个就高喊：“把我县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杨晓扶，押上台来！”下面连推带拉，把杨晓扶扯了上去。一起陪斗的还有几个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每个人的后面都站着两个手持钢钎的人，人一上去，两根钢钎就压在他们的背上，他们的头就低一下，低得很低了，腰像虾米弯着。台上的人还在叫他们低头认罪。

另一面是鹰派的人，一大帮人还在台下围着，他们抓到了县长万富宏，两个人正用一根拇指粗的棕绳捆他。万富宏说：“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还嘴硬！”话音刚落，从人群中飞出一个人，从后面一脚踢在他的脚弯上，他一下跪地。这个人的功夫不一般，听围观的人说，他叫王家才，部队转业的，最会打人，用棉花包着秤砣打就是他的发明。这种打法是有内伤而无痕迹，很先进。他推开一直在捆万富宏的那两个人说：“你们让开！看我的！这样，要先捆一个活扣，反着从脖子后面向两手绕过，在手臂上绕三转，再从活扣里穿出来，一脚踩在背上，两手用力一拉，使劲，捆好，大功告成！”他一上来，三下两下，万富宏的两手向后反着，胸就成了个鸡胸，两个手臂在背后靠在了一起，那双手慢慢地就变成乌色，一汨汨血在那里凝结，脖子上的青筋绽起。只听万富宏在

那里死一样叫喊。我觉得很害怕，赶快往后退，叫小琴他们一起回家。

第二天的傍晚，批斗再次举行，鹰派的几个人押着万富宏来，早已经像昨天那样捆好，不同的是今天的万富宏，穿一件厚厚的棉衣，看起来没有昨天那样悲伤，只是我们这时候都穿单衣，他却穿棉衣，我不明白。这时台上有的人在说，要把他的棉衣脱掉再捆，王家才蔑视地说，算球，没有这个必要，这样也够他受的。批斗开始，同样也有几个人一起陪斗。

第一个上台发言的人说：“万富宏，60年饿饭，我县饿死几千人，你这个县长是怎么当的，是你虚报浮夸，捞自己的政治资本不顾人民的死活造成的，你要对这一切负责。请你回答！”“这事与我无关，我是62年才来的，以前的事我不知道。”“胡说，你不在我们县搞，那你在其他县还不是一样地搞？只有老老实实地交代才是你的出路，快说！”后面的人给了他一脚，两根钢钎压得更紧了。

批斗进行了大约一小时的时候，万富宏还是没有老实交代他的问题。这时候的他已是满头大汗，那汗珠一串串直往下滴，棉衣的腋下已渗出了汗水，那绳子这时捆得更紧，深深地陷进棉衣里。“他好像不行了？”有人在小声地说，但并没有人管他。“你今天只有老实交代才是你的出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下面又一阵的口号声。口号还在此起彼伏，只看见万富宏一下倒在地上，人们一阵的骚动。“不要装死，快起来！”台上的人给了他两脚，还是没动静。下面又是一阵的骚动，有人说：“会出人命的，还是快送医院吧！”王家才走过去，抓着他背上的绳子拽了一下，“要死，也是死有余辜，送医院，谁敢给他看？！”万富宏这时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看着这奇怪的世界，他想说什么，嘴张了张，也许是想喝水，没人理他。台上的人走了，没有人管还躺在地上的万富宏，台下的人也慢慢地走了。这时，有几个人上台去，背走了万富宏。我们几个小孩赶忙跟在后面。

天已很晚，他们把万富宏送到了医院，找了张破席子垫着，让他躺在过道边。他们到处找医生，没人上班，也没人值班。他们到宿舍找，找到了好几个，听说是这个人，都不来。那几个在那里着急，不知道怎么办。

有一个人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有一个人，他肯定来。”“陈文！”“对，就是陈文。”陈文来了，是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他急匆匆地走来先看了看病人，然后大声地说：“大家听到，我今天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做了什么，他今天到这里，就是一个病人，毛主席说，‘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我们革命派，实行革命人道主义。”说完，就叫把人抬进去。一会儿，他出来告诉大家，万富宏是糖尿病，因为虚脱而昏迷，通知他的家属来就行了。